

时光简史 (散文诗组章)

封期任

星空下打坐。
很多臆想,很多梦呓,很多穷尽一生的爱情,都缓慢地进入时光简史。
所有的天光,和无声的万物,洗练着蒙尘的声音,截断如流的人潮。

世界,寂静得很。
读秒的声音,透彻骨骼。
仰视的苍穹,星汉灿烂。
而我,所看到的星光,是万千物种的陈旧,同我的思想和情感,一起与所有的星座,在先哲的灵光里,返璞归真于朴素的自然。
像一根草,桀骜不驯地活着。

不说离我远去的呓语,涂抹着虚幻的光影。
不说倒泻的银河,写意荏苒的光年,倒叙幽深的黑。
只说宇宙的一个点,点缀满天清辉,皱褶那些惊心动魄的坍塌。
皱褶的一个奇点,归宿于宇宙,停止于心灵的膨胀。

我,醉意朦胧。
恍若飞升的船,于浩渺之中,把几许远古的竹筒翻动。
让曾经的自负,与我曾经的荣耀和而今的坠落,已然退到了时空的暮侧。
候,一缕炫光穿透时光濡染的布帘。

时光呓语

我把所有的思想和情感放进时光的熔炉里,淬炼出一把利刃,剖开岁月的腹腔,取出生命的毒瘤。
我腐朽的肌体,焕发生机。
我褪变的原色,还原生命的本真,回复我一味颓废的心地。
在满地的流殇里,打造出时光灯笼,辉耀我的落魄,和落魄带来的痛。

我一想到樱花的凋零,就想到光阴的短暂。
我一想到抽穗的麦子,就想到结实的艰辛。
我一想到人生的起落,就想到一粒有翅的种子,今夜在把飘渺的梦想,捆绑在第六根肋骨上。

我心生感佩,敬佩那粒谦卑的种子,支撑着它无限的小,擎起宇宙的宏大。
我心生敬佩,敬佩那片淡雅的樱花,武装着它无限的轻,掀起一次大世纪的爆炸。
残骸,抛向浩渺的四周。
灵魂,轮回沦陷的光阴,抵达一种深邃。

诗和远方,像神性的火焰,点燃生冷的辞藻,铺展上古的书页,听玉阳明在龙场布道。
也许所有的神思,放荡于形骸之外。
而越过生命黑洞的辞章,却把我波动的思维、动荡的意识和炫彩的理想,放在时光神龛上,翻晒出原味的的生活,在急速倒退的雷声中,接受宗教的审判。
于是,我化成零落成泥的樱花,读着陆放翁的词句,
明年,我又回到春天的枝头上。

时光门框

岁月的风,将脸刮瘦,拉长。脸上的愁,黑于天上的流云。
比麦粒还苍老的胡须,将回忆浅尝。眸子里的溪水,惨淡,失去明澈的光影。
悬崖上的纵身一跳,永去了的,没有回头。
坐在时光的门框,一袋早烟,熏黑落寞的肠胃。一声咳嗽,咯出一滩红血,浸染一个季节。
拔出头上突兀而立的几根白发,缩成一个符号。
一个纠结多年的问题,在思虑中滚瓜烂熟。
盼只盼,蹲在檐口的燕雀,不要再把浅显的问题搞得深奥,不要再把简单的事情搞得那么复杂。

时光河流

陌生,只是暂时的惶惑,或许是一时的迷茫。
太多的渴求,蒙蔽了黑色的眼睛。却不知,睁开眼的每一望,都有新的感觉。
片刻的沉默,并不是无话可说,更不是懦弱胆怯。
遥远的星辰,属于夜空,属于我们的,是星光汇成的天河。
躲避,是一种无奈的认可。避开了陌生,避开了惶惑,避不开骨子里的原故。
原欲里那些滚动的文字,都拧出了水分。
一条时光的河流,源源不断。
望只望,灵性的河水,流出一轮明澈的红日。

时光神龛

幸福的回忆,迷糊明亮的眼睛。
脚步,在枯萎的草丛,迷失了路途。
一粒麦子,在神龛里,敞开自己的纯净。清激的韵味,在仄仄中跌宕起伏。
置身于枫叶红了的季节,心灵,随一行白鹭,追逐着他年的微笑。一个幻想,便会在这样的情形下展示了它独特的棱角。
不容置否。活跃的思想,跟着一道足音,走出自我。过去的辉煌,或许黯然,都在这轻盈灵动的步履中,被蹂躏碎裂。

落纸烟云皆学问

——读吴厚炎先生著作《烟云过眼录》

梦笔

捧在手上,书香直插心肺。骨骼直立的山川与脉管中奔腾的红色河流托举着两个字:厚重。我说的厚重,不是来自书籍的自然印张。

厚炎先生揉时光之墨,浅蘸岁月烟云,叙日久年深故事,过眼落笔之外晕开朵朵人间烟火。掀开扉页,一颗心,便着了魔。

序,往往是打开一本书的钥匙,分量极重。熊洪斌先生拥 35 年的师友情感浸透序评,将一个作家、考据学者、兰史学者、文化学者和思想者关爱弟子、泽被一方、桃李满天下的师者形象卓然纸上。握紧 35 年,握紧人生最美好的时光,在序里提纲挈领地陈述自己的感悟,去虔诚的读一个人,读一个人的作品和人品,读一个人人生长河中烟云秋去的暖,读一个人“烟云出没有无间”(宋·钱选)的智慧,纸短情长的珠玑字句,恐已无出乎其右者!

厚炎先生选三十年文稿精髓集《烟云过眼录》,六辑 333 页,含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及评论等,辑辑厚重,页页沉甸,字字含金,句句惊鸿。一个晚辈后学,不知深浅,布鼓雷门,试图在每辑里取一篇文章咀嚼、消化和悟透后,弱谈粗略感知。如同沧海取一粟,恒河取一沙,万花丛中取一朵,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。从一粟、一沙、一朵、一瓢的光阴里读先生的心灵世界,读书中日月如流、花开花谢,人间烟火似流云的心一番静幽。然,先生为大学中文系教授,学识渊博,聪明睿智,饱经世故,豁达与幽默早已潜默于举手投足间。

厚炎先生自身深厚的知识修养和人格魅力,从周围熟人中口口相传,盛名早已灌穿耳底。窃以为,已属文脉。而我与先生“路昧平生”(唐·李商隐《赠田叟》),既非故识,又非门生,且无勇气拜望,自然错失耳面之缘。如此,或许在动笔时少了些许胆怯,尽管惶惶不安之心有之。

二

《回音壁》是第一辑《放眼四周山中色》的首篇,标题寓意极其深刻。皇穹宇的回音壁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对话:两个人各自站在东、西配殿的墙下面朝北墙轻声说话,只需将耳朵靠近墙,即可清楚另一端对方悠长的声音。整篇故事年代跨度较大,从地域上看是写实手法,但文又以第三人称“他”和“姨妈”的称谓来完成回音壁仓促而拘谨的对话。文中似乎隐晦出“他”和“姨妈”的母子身份,但先生的笔却似又无力直接捅破这层薄如蝉翼的窗户,以至于从始至终,没有把“姨”字去掉。那么“他”的内心是复杂的、纠结的、伤感的,甚至是滴血的。然,却又苦于无处表达。但愿我能读懂“他”藏在内心的理性的压抑和落寞。

细心的读者可从先生笔下,读到“他”与“姨妈”的两次见面,每次均跨越 20 年时空。这是一个漫长煎熬的等待过程,期间是春秋交替,日月偷换。慢慢长夜,“他”的眼角是否滑过对亲人悠切的思念?可曾想过亲人在光阴重复的雕磨下失去光泽的面容?我想,该是有的。而先生笔下文字却异常的简略。其实,文中将很多关联事件与心灵的隐晦结构串在一起,具有让人索解其背后内涵磁性的魅力。如,第一次见面,“他”推想出“她”可在车站出口自制一块寻人牌子,而通过“牌子”的切点,特别是横竖或红或黑的大义叉,可延伸到一场文化运动给社会和诸家庭带来的不幸。通过“他”在母体里“从浙江转经湘入黔,途程的颠簸或是日本人的炮火”和“长沙大火、膏药旗”,交代了“他”出生后流离颠沛的时代背景和一个国家与民族永远的痛。通过“他”左肩胛有些不舒服,“姨妈”叫“他”到协和医院检查的简短对白中,“他”竟想到了“庚子赔款”的大清历史遗留问题,这更是历史擦不掉的痛。而“他”的左胸痛也是遗留问题,确切的说,“他”应该是三岁离开“她”的。这是一个撕心裂肺的年纪。

其实,不难发现,以物喻人或以物喻情文的文字描述是贯穿文章始终的,那么,这就是文章的一条主线。把张开的戛然而止的双臂,被称为被子的“盖面菜”,娥侄相称的割切、需要处理的一部多册的外语词典、“红烧猪肉”罐头、一支把人压扁的钢笔、往返的气笛、莫愁湖大路深处的纸盒厂、钟山表、中山服、素心兰、老母鸡、大鲤鱼、一封信和一笔钱……这些零星的旧时光密密麻麻而又井然有序的串在一起。这条主线就是:“一米五左右,戴一副眼镜,微微浮肿的眼脸,油绿色的围巾……”。对,反复出现的“油绿色围巾”!直至文章结尾仍现:“有必要披上油绿色的围巾吗?”,这是否“他”对“她”风烛残年之际,发出的第三次见面的迫切呼唤?

“姨妈”对“他”虽无养育之情,却有生育之恩。从第一次见面的拘谨,到第二次见面的稍稍融洽,透过随风飘动的“油绿色围巾”,已读出“他”对“姨妈”无法隐藏的那丝丝血脉深情。尽管 20 岁以前“姨妈”在“他”生命里是空白的断章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亲情的窖藏,会愈来愈浓烈。一条油绿色围巾,与其说是飘在风中,不如说是飘在“他”的心里,文字曲折迂回中不断勾起“他”对往事的刻骨铭心回忆;一个故事,遗憾或悲婉里总有肝肠寸段的凄凉。好在时光是一副疗伤良药,给了“他”“宠辱不惊,闲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”(明·陈继儒《小窗幽记》)的心境。人生不易,我从先生文中读到“他”那颗博大、厚诚的心跳声,但仍

折射出“他”内心挥之不去的荒凉世界。文章表面波澜不惊,却将内心波涛汹涌的感情刻画得入木三分,可以说:“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(苏轼《定风波》)。

“油绿色围巾”表面上似乎表达的是爱美之心,往深了说应是一种寄托或怀念。此刻,突然想起我的母亲,我早年从戎期间,母亲重病缠身,我回家探亲时,母亲早早让她的女儿帮她梳头、洗脸,然后斜靠床头……等她的儿子归来。她这是想把有生之年最好的一面映现给儿子,给儿子以不舍的慰藉……。笔至此,我已泣不成声,睫毛再也托不住泪水固有的重量……。

回忆是有温度的,时光也是。只不过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(唐·李商隐《锦瑟》)。世间,人类最美好的情感莫不如是。

三

《一瞥》是第二辑《风月未弄但吟人》的首篇散文,1500 字左右,文笔精炼、隽永、细腻、含蓄,且略带羞涩。厚炎先生完成此篇佳作时已是花甲之年。这青春的“一瞥”,是用 40 多年来回忆的,可谓流年无恙,光阴留香。但我固执的认为,这“一瞥”绝不是淡淡的或轻易的一瞥,否则不会在一个人的心里埋隐 40 多年,甚至一生。

我想,先生在落笔前,肯定是指间沉浸了许久,感慨了许久,隔窗眺望了许久。那么,与青春和生命相媲美唯有亘古于世间的文字。于是,先生笔下曾经玉树临风的翩翩少年出发了……。在黔灵山洞溪水蜿蜒过大西门时,与一个熟悉的背影擦肩而过。“不约而同,掉头相向,遥遥对视?顿觉全身发热,呼吸急促……”。先生在遥遥对视后边用了一个自问,似乎不相信四年未见的女同学伫立桥头回眸,所以在“只盼我珍重的一瞥”后边又用了一个自问。在那个保守和羞涩的年代,传统文化的教育让人不敢越雷池半步,仿佛遇到洪水猛兽。喜欢一个人是不敢、也不会和不能直接表白的,与现时不同,可采用“追”的方式去抓住身外的幸福。所以,缘,成了代名词。然,缘是等不来的,缘,有时,也是靠追的。

如果小学毕业时,“她从灌木林冒出来,递上一束映山红”算不上喜欢的话,那么篮球班级对抗赛上,“我挤在最显眼的位置,这下,她仿佛格外卖力……”。我认为,这是青年男女喜欢对方的那种最古老和最原始的自然表现,也是先生藏在内心的最本真的流露。“文静而不乏泼辣……,如果那脸蛋稍稍紧缩以艺其尖,那嘴唇削一分以垫其鼻,身子再苗条一些,就好了”。这么细微的观察,足见彼时与此刻,先生的笔尖下是动了真情的!

然,在那个单纯的青葱年纪,纯洁的他(她)们还不懂爱、不敢爱,甚至“并未说过一句话”。而,一转身就是一世,一转身就是天涯,一转身就不得不在各自的宿命安排里走向未知的辽阔。不得不无奈的说,青春是一次精彩而短暂的旅行,没有人能搭乘岁月翻飞的翅膀重来!

这篇美文,先生以悠悠的思绪和怀念的笔触,重组了青春镜像和时空片断,真实的细节和理性的构建,道出了那个年代人性弱点的立场和态度,以及对纯洁往事的怅然回味。是的,我们都曾在各自的时光里年轻过,并矢志不渝的怀念着。

四

《关于长城》是第三辑《徒歌有韵待入乐》的首篇。关于描写长城的古诗中以唐宋时期诗人最为多,唐朝的李白、杜甫、王昌龄、王之涣、高适、刘禹锡、汪遵、张祐等,宋朝的陆游、文天祥等。窃以为,在众多唐朝诗人中与长城有关的诗歌,我比较喜欢杜甫的“烽火连三月,家书抵万金。”王昌龄的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和王之涣的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”。唐诗中关于长城的题材大都与边塞有关,多么感慨边疆战士的艰苦,杀敌报国和建功立业的抱负,要么反映边塞风光和将士的思乡之情。这些脍炙人口的瑰丽诗篇,有无穷的魅力,历经上千年的传唱,经久不衰。

厚炎先生的《关于长城》是在 1984 年 10 月写的,按时间推算,那时我还在上中学。这应是一首抒情诗,每一句都是发自肺腑与灵魂深处的呐喊,虽是 30 多年前的作品,但至今读来仍热血沸腾,心潮澎湃。第一节中,先生和朋友聊起各自眼中的长城,先生用“好奇的眼睛”、“惯用的鼻音”、“破砖头”、“自身的灵魂”、“新鲜的学问”、“实在的”、“希望的”等词汇完成彼此的交流。先生眼中的长城不只是秦朝留下的一个“庞大建筑”,而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物,是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植入骨髓的“根”。第二节中,先生用了大量的修辞方法和表现手法,在字句的对偶、诗句的夸张、新旧的衬托上下足了功夫。如“城墙、夹道、烽火台/商店、通衢、绿邮亭/铁头盔下的长矛、腰刀、佩剑/售书棚前的《英语》、《激光》、《武林》/豹皮囊里的羽箭,弯弓待发/公文包里的信息,跃跃出征/……”。几乎用结构相同、字数相同的一对对句子来表达浩浩荡荡的历史车轮中朝代的更替、岁月沧桑变迁的趋势。先生以丰富的感情、十足的想象和精准的落笔,呈现给我们高质量的阅读。这些节奏鲜明富有张力的美妙对比,都是以高难度的凝练手法体现和表达的,足见先生深厚的国学底蕴。第三节中,先生把未来和眺

望的思绪揉于诗中,抒情中彰显着深刻的内涵和无尽的思考,诗句或豪迈,或深沉,或空灵,品读这些句子,感悟到先生的情怀和智慧。如:“长城啊,什么是你的底蕴?……/我的火箭、卫星和飞船……/我的疆界、哨所和准星……/一起融进钢铁的呼吸/一道拍和大地的声音/”。那一刻,长江黄河、高山平原、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美丽祖国,早已填满了先生宽阔的胸膛,填满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中国梦想。这首诗中,我们读到的是满眼的春意,满眼的葱茏。

我喜欢诗歌,少时唐诗读得多,现能记住的少。在读现代诗歌上,难免有时用古人的“诗境”来看现代的诗,这样是有缺陷的,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我的解读过程和思维方式。先生的这首《关于长城》,带给我的感受是细微处流露真性情,吐露间表现真思想,纯净不乏密度,坦荡留有余韵,以及隐藏在骨髓的内在挺拔的力量。读一个人的诗歌,就是读一个人对时代的疼、对时代的暖。

五

厚炎先生第四辑《赋以霓裳自剪裁》主要是对唐泽洋、吴建民、王文科、晓望、易青松等省州著名文化学者、作家的著作序评。从序评可以读到先生对作者的熟稔程度,对作品的洞察力和感知力;可以读到先生客观理性、平易近人、正直无私、宽宏大度的品质;可以读到先生融会贯通、博古通今、才华横溢、笔端厚重、无懈可击的精彩点述。在此,我不敢踹踹留笔。

《我与文学》是第五辑《已然迟暮强说诗》的首篇。先生起笔,几近结尾,通篇文字谦虚谨慎、虚怀若谷到全身碧绿通透。“大玉授命,嘱我写篇《我与文学》的东西,说是让文学青年看看,以便如何如何。我没有贸然答应……”。并提到“文学这东西好像不一定能‘传染’,也不一定‘遗传’,甚至不一定能‘传授’”。先生的言谈谦迥之情与厚炎先生无二。蹇先生在文中说:“严格而论,我并没有超人一等的天赋,……一旦遇到天才作家,正牌文士,终不免面红耳赤,显着十分忸怩。因为我是左道旁门,未可以语于大方之家。”他们功成不居、谨言慎行的某些个人观点和表达方式惊人的相似,均是大家风范。

其实,厚炎先生在文中对青年文学爱好者还是有善意的“提醒”的。如:“……南捷径……播其虚衍而求实惠……已出文学之‘界’”。此文不长,但字字透着先生的“真言”和骨风。

第六辑《不意多彩即杂章》中的诸篇学术论文,如:《“兰文化”说略》、《中华“农”文化概观》等,思想与实践境界高远,议论风发,分析细致,参悟古今,笔力雄健,可谓穷究皓首,呕心沥血。作为晚辈后学,读书甚少,悟力不足,笔端孱弱,读三遍,实难窥探。

此前,先生已出专著两本。《<诗经>草木汇考》曾获贵州省哲、社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;《兰文化探微》,先生耗尽 8 年时光,跨学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,至今仍处于国内此研究领域前沿。可谓树立了一项跨学科研究典范。

六

说来,应感谢高雪老师。是她策划了厚炎先生《烟云过眼录》新书发布会,才使我与先生有了远远的一面”之缘。

2018 年 5 月 18 日晚,在兴义一中的校训石前,先生的满头银发随晚风浮动,摄像机一侧,我远远的看着夕阳筛下的余晖刚好映红先生的脸……

自认不迟,急速至签名处,然,早已被提前排队等候的慕名者把 200 本书瞬间掠空。

偏居一隅悄悄入座,聆听耄耋之年的先生对创作的感受及提问者们的诙谐幽默答复。超然的风格,确实百闻不如一见,大师就是大师。从事师范教育 42 年,先生始终定位自己是教师,育人始终被放在第一位。多年来,求教者络绎其门,其从不拒绝,然,我为何却不敢造访?究其然,应是胸中无墨、知识恐慌所致。

先生说,作品是“玩出来”的,写作是不能教的,也是教不会的,意思大抵如此。这让我想起龙应台先生的话:“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,不如让作者在市场里弄脏自己的裤脚”。这既是大实话,又是真心话。这充分说明,知识可学,智慧难学,只能靠自己体验和“悟”!先生现场答复求知者,矍铄的神色,睿智儒雅,口若悬河,谈笑风生。因身临其境,备受感染,不由敬慕更甚,生出无限感慨。久仰,却未谋面,混迹于会场一角,只为了小小心愿。

先生德高望重,质朴而不失高雅,率真而不乏豁达。掩上扉页,喟然长叹,不虚此读!且须复读!

能拜读到厚炎先生的《烟云过眼录》,真诚感谢高雪和王仕学两位老师不遗余力的旋助。看来,该打电话请他(她)俩喝酒了!请谁来陪呢?